

送火的人

安敏

冬至一过,小寒又要来了。刘莉华约了一帮子人,奔往双峰县的一个大山深处。她说山上又要冷了,那些留守的孩子们需要温暖。但她送的却不是衣被之类,而是书。

很简单,她想到的是精神温暖,让那些孩子们在即将到来的寒假的小屋子里,一边在火旁取暖身子,一边在书本里温润心灵。她还带上了一群城里的男孩女孩,去和山里的孩子手拉手。

刘莉华是隆回人,在娄底做经营。早些年的有一天,一位好友去涟源乡下驻点扶贫,她就约了几个知己相送。进了村,在围拢来的好几个孩子里,刘莉华一眼看到,有一个女孩脚上穿的是两只不一样的鞋。走着走着,又碰到一个老奶奶,男人去世早,两个儿子,小的先天残疾缺个手掌,大的讨了个贵州老婆,生了两个崽后不幸去世,那老婆不甘贫穷走了,留下两个小孩与奶奶和残疾叔叔过日子。那时还只有两间东倒西歪的土砖房,后来政府拨了扶贫款,才建起新房。这山上土瘦,成年的男人女人自然都外出打工,女人打着打着就嫁走了,男人呢,一般都是送个崽回来给父母带。这山上不长庄稼长崽崽,整个儿一个老人村小孩村。

刘莉华回来后做起志愿者,也组织志愿者,三三两两常常集中了一些油啊米啊衣服啊小红包啊,上山去献爱心。送着送着村里人不欢迎了,一两年后,那个残疾叔叔都拒收红包,他说:“不好意思,扶贫干部帮我们把屋子搞得这么好,我一个残疾人现在都可以弄弄果园,要讨老婆了。两个侄子读书也不错,就是看不到他们父母,常发呆。”

刘莉华收回了红包,是啊,这样的村落虽然偏僻而贫瘠,扶贫攻坚后,也有“新农村”的气象了。但物质的贫穷已渐渐远去,另一种贫穷,却随着农村的人口结构变化显现出来,这就是精神的缺失,爱与亲情的淡漠。尤其是留守儿童,最需要给予的是心灵上的快乐,是人生的翅膀。他们可能不缺钱,衣服也不单薄,缺的是脸上的笑容,是心里的太阳,是这山坡上父亲母亲的身影。

变招!刘莉华开始组织帮扶进校园活动,这座山上的孩子都在山下的小学读书,每天来回二十几里。她通过长沙一个快乐公益志愿者组织,给这个学校的学生和幼儿园孩子,每人做了一套校服,这是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还请市花鼓剧团做了一场演出,同时还选了一些齐孩子做重点的经济帮扶。这么多人去村里的吃啊什么的,都是刘莉华掏腰包。她说:“我做经营有点小积累,崽女也成家立业了,他们走他们的路,我现在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

不知道这刘莉华到底什么身份,说白了她没有身份,就是个女人。这个女人闲逛娄底城里的珠山公园时,发现了一块“国之贤母”的墓碑。一打听,这里安葬的是共和国开国少将姜齐贤的母亲刘老孺人,这四个字,是姜母刘氏1938年在延安70寿诞时,毛泽东与林伯渠合书的题词。刘莉华由此想起母亲与儿女、家庭、社会的关系,以至母亲与国家的关系,也想起自己一生的酸甜苦辣。她本来有一个完整的家,后来发现丈夫滑入歧途,用尽招数甚至斩断自己一个手指都没能拯救他,为了孩子免受其害只好分手。眼前的“国之贤母”让她亲近了娄底,她要好心地读一读这传承的光辉。于是发起成立“读书会”,又筹建“贤母文化研究会”。后来在那贫困山头的所见所闻,让她的心更加明晰和坚定起来。母亲的一行一言也许就是孩子将来的所作所为,面对这些远离母爱的孩子,她想去营造一种母性的呵护。

那山上也有一位母亲感动过她,是位川妹子,打工时和这边的小伙结了婚,生了小孩后回到家,见老娘体弱多病,就不再外出,以其心灵手巧为一老一少遮风挡雨。她看到刘莉华们常常跑上山来帮助留守儿童,就说,你帮我们教孩子,我就给你做布鞋。一连就做了五双。孩子们需要这样的母亲,母亲们奶奶们却总有疏忽,很多还沉迷于牌桌。刘莉华说:“我也在做‘传销’,我用我的行动去改变身边一个人,让她再去改变身边一个人。十个人有七个打牌,那三个不打就会被笑话;十个人里有七个人读书,那三个再打牌也成为笑话。”女人啊,对孩子,对家庭,有时就是一个核。

这条心灵之路,使得刘莉华在对山村的物质帮扶之后,开始精神上的文化引领,以“读书会”和“贤母文化”的名义,组织志愿者去讲课,讲母育文化,讲大学故事,讲打工父母。还带着城里的孩子去和乡下孩子互动,给优胜者发奖品。她把那些布鞋也做了奖品,发这个奖品就讲这个母亲的故事。孩子们获得奖品没有自卑只有自豪。这就帮了乡里孩子,也帮了城里娃。让两个天地里的孩子产生文化共融。

刘莉华从留意贫困山村的温暖开始,从“贤母文化”的追求里由送物质到送精神,我不知道她的这份爱能走多远。她说:“这份爱是集体的火焰,自己只不过是点火者,去尽可能多地烧毁一些荒芜,多生长一些文化和文明。这次报名去乡下送书的志愿者很多,我们,都是送火的人。”



又上龙溪口

石光明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回味的地方,一方可以慢游细品的市井,一册需要再三翻读的史书。龙溪口,提起名字,因为太平常,不大引人注意,如湘西村野的萝卜白菜。虽在湖南人头形版图鼻梁上,似乎离眼很近,却看不真切,那伴着山水起伏的气息,时不时吹来,让人心动神往。

每次到龙溪口,如见一位久违的老朋友,期许中又有些踌躇。虽然都是我去看他,却觉得是他要来看我,知道我念叨他,于是从山水岁月里出来,在澧水与龙溪交汇处,那个老旧码头、青石街口等着,一圈独特的气场,有几分神秘,使人兴奋,引人遐思,不由得就跟着去穿街走巷,访古寻幽。

最早见到龙溪,是唐诗里的一个侧影,从诗家天子王昌龄的笔下,远远的一瞥。“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送崔参军往龙溪》),把龙溪描得月满秋山,诗情画意。龙溪是沅江上游澧水的支流,龙溪口在当时夜郎县境。天宝元年唐玄宗改州为郡,业州因龙溪而名龙溪郡,这里是龙溪郡治所在。崔参军名不见史传,应是去龙溪郡做太守僚佐的。王昌龄为他送行,荒野溪河流入了唐诗,为后人标出一条诗性温情的龙溪。

龙溪口是澧水和龙溪相汇的产物。当千年后真实出现在我眼前,也是暮夜时分,孤山仍旧在,秋月无处寻。澧水两岸的万家灯火,燃亮了随炊烟升起的家的情怀,江面荡漾的灯影,追着晚归的渔船,摇动淼淼乡愁,依稀还是昆州八景“龙市晚归”的景象。往昔的码头一阶一阶踏上如今的城头,留下一路晴雨霜雪,一串如烟故事。

印象中,龙溪口低调,不张扬,他有过龙

溪郡的华冠,但知之者不多,总被夜郎县盖过名头。李白写诗寄王昌龄,心中的地理坐标即“夜郎西”。有人说李白此诗一语成谶,为他后来获罪流放夜郎埋下了伏笔。秦汉以来,沅江澧水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去往大西南的一条交通孔道。史载,战国后期楚将庄跻也是走这里,攻黔取滇。李白流放夜郎,到没到过龙溪口,史书无记载,李白自己也没说。这里流传着李白在镇江阁借酒浇愁瞰江望月的故事,后来西南联大旅行团的师生还在阁中发现李白读书台。龙溪口知足,因为李白对王昌龄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看,诗仙的愁心与诗情都到了,大唐河山有此待遇的并不多。龙溪口的明月一如盛唐,月下是诗意连绵的五溪山水、夜郎人家。

龙溪口又叫龙溪古镇,现在只是新晃县城的一部分,布满沧桑皱纹,与新城隔江相望。不管历史沿革如何变迁,夜郎故地的胎记没被时光磨洗去。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因而题词:楚尾黔首夜郎根。费孝通先生题词的文化自觉源于哪里?龙溪口自有回答。

神秘的夜郎古国,西汉以后便淹没在历史深处。夜郎故地早已换了人间,历史须根却还在。在这里,夜郎文化与荆楚文化碰撞,侗族文化与巫傩文化交融,稻作文化与商旅文化合璧,唐宋文气与五溪豪气交响,多样性的文化在天地岁月的大鼎锅里熬煮,形成了龙溪口独特的风景风物,气韵气场。说龙溪口是新晃的历史文化名片,毫不夸张。

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别处不多见。这里,既可见侗族传统的吊脚楼,更多是下江风格的明清建筑,会馆吊脚楼,书院公棧,大宅高门,窗子屋鳞次栉比,高檐翘角,粉墙幽窗,述说着昔日繁华,让人恍觉不是身在侗

乡。

在这里,你会邂逅一台傩戏,便读出一组侗文化之夜郎文化、巫傩文化交织的文化密码。傩戏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当“咚咚咚”的锣鼓声中,巫师走着三角步跳跃而来,浓烈的巫风侗俗、夜郎原始祭祀的遗韵如轻烟般拂过。

小而美,这是沈从文的印象,是龙溪口的真历史,真性情。行走青石板街巷,无一般市街的喧嚣。如沈从文描绘的,“爱热闹必觉得太不热闹,爱孤僻又必觉得不够孤僻”。沈从文1934年从芷江到新晃,他眼里满是澧水和龙溪口的美,心里揣着对古夜郎的追念,“小小的红色山头一个接连一个,一条河水弯弯曲曲的流去,山水相互拥抱,气象格局小而美”。明清时龙溪口就远近闻名,是与西南贸易物流的重要集散地,与洪江、沅陵并称为沅水三大码头。“湖南境内的沅水到此为止”,于是,沈从文把龙溪口放在沅水上游几个县份中压轴。

沈从文觉得“太不热闹”的龙溪口,在他走后不几年,成了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的一个热点。

党史记住了1936年1月的龙溪口,红二、六军团长征在这里留下了脚印。古镇的古色古香里,能看到时光里的红色,闻到远去的硝烟。在正街“春和瑞”商号楼上,贺龙、任弼时召开了“龙溪口会议”,指挥便水战役,打击和摆脱了尾追之敌,踏上了长征路。人们至今传颂红军打土豪劣绅,宣传发动群众,贺龙访贫问苦,做开明商绅和侗族地方实力派人物统战工作的故事。200多名贫苦青年参加红军,红旗红星染红了龙溪口。

走进福寿街窄窄的巷道,想不到,一座叫临阳公棧的窗子屋檐下,藏着一片“人间四月天”,映亮了人的眼,林徽因汉白玉雕像端坐着,若有所思,一身诗意。1937年12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携母亲和一双儿女启程前往昆明西南联大,因病停留治疗,在此寓居半月。厅堂两边一副楹联:“浮生若寄谁非梦,到处能安即是家。”本是清人孙将鸣为福建报国寺所题,房主人移用于此,似也贴切,恰是战火乱世中羸弱文人的心境写照。

林徽因、梁思成过龙溪口,是史称“联大文化长征”的前奏。三个月后,1938年3月,由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西南联大的三分之一的学生和部分中青年教授组成的“西南联大旅行团”也来到了这里,停留一周。与福寿街相连的万寿街三益盐店,是西南联大旅行团辅导团驻地,闻一多先生曾住在这里。“迢迢长路去昆明”,行走就是教育,师生们一路跋山涉水,开展田野调查,淬炼了“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校训精神。“联大文化长征”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给龙溪口的文化堆积层吹来了一阵自由民主学风。

龙溪口记得蒲松龄,他梦遇花神,受托草檄,在聊斋里说,“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由此背榜扬名数百年。更记得沈从文,他曾悲悯地说,“这是传说中的古夜郎国,可是到如今来‘自大’两字也似乎早已消灭了”,是替夜郎故地平反正名的第一人。

这次上龙溪口,听当地人自豪地说,我们是夜郎“志”大。一字之改,尽显龙溪口的文化自信,不负新时代的韶光风华。

【诗新韵】

冬日乡下行走 印象二首

蔡建和

冬日暖阳生百媚,
乡村景色更相亲。
山头老树飞晴翠,
山上新苗起绿茵。
水撮阴阳天地合,
林融黑白境更新。
门联佳句歌祥瑞,
盛世农夫亦雅人。

二

陌上斜斜寒草黄,
远山隐翠接晴芳。
荷塘水浅杆孤立,
稻垄鸟旋荻刺长。
犬吠村头声几许,
鸡栖林下爪多行。
道逢翁叟问年景,
笑答庭前晒腊香。

每朵雪花 都珍藏着 一个祝愿

(外一首)

钟远锦

每朵雪花都珍藏着一个祝愿
雪花落下的时候,世界安静了
那些看起来固执而坚硬的事物
瞬间都拿出了自己的虔诚与决心

如果此时,你站在冬奥会的场馆间
你会听到五环的宣言正随着雪花进入到地平线
如果此时,你站在海边
一定可以听到海水的呼唤与誓言

如果此时,你站在山巅
你一定会将自己压缩成一张洁白的信笺
你一定会将雪花中珍藏的祝愿一一写出
平静地交付给即将登门的春天

雪花就是一把铁钳

总是先于我们而至。在时间的车轮间
有很多事情要清理,比如孤独
比如落叶,比如长时间消瘦的溪涧
这些都不是岁月所乐意见到的事物

挥一挥手,那些看起来坚固的事物
就被纯净收服。山依旧带着山的伟岸
却已经变成虔诚的曲线,连天空都会拉扯着无言,站立在旁边

每一朵雪花,都是一把铁钳
它们要在春天出动的轨迹里
捡起委屈、捡起萧条、捡起不甘
检出一条不沾染世俗的路面

青灯一盏煮学问

李国华

百度搜索“青灯”这一条目,基本解释有两种,一是指光线青荧的油灯;二是借指孤寂、清苦的生活。这两种解释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来说,就是青灯意象,成为文人骚客不可或缺或缺的伙伴,往往给人带来强烈的时空感,与较为表象化的冷寂感。

古代诗词中涉及“青灯”一词的作品,数不胜数,但以李商隐之说影响更广。“语罢休边角,青灯两鬓丝”。语罢,即说完了话,说了什么话?他说“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痴”,年岁大了儿子还小,提起这样的人生活话题,心里有点沉,同人交谈之后,屋内四周寂静无声,只有冷冷的青灯照着诗人的两鬓,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凄凉。在这里,青灯是孤寂中的最好伙伴。李商隐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夜雨寄北》,是他身居异乡巴蜀写给远在长安的妻子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里头“西窗烛”这一意象成为中国文人津津乐道的情感载体,情感与意象融合,似水乳交融,滋养着人们的心灵。

继李商隐之后,曹雪芹是营造“青灯意象”的又一高手。《红楼梦》里用“青灯”这载体刻画了黛玉、惜春、妙玉不同的命运,令人惊叹。翻到二十七回,结尾是黛玉的《葬花吟》,

正是“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伤怀情绪难以抑制。曹雪芹借青灯写黛玉孤寂的心,讲她没有着地的心事。第五回,宝玉在太虚幻境翻看“金陵十二钗”判词,看到惜春那一首,最后一句“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一百一十八回,惜春真的出家为尼了,毅然选择独守“青灯古佛”的生活。“青灯”成了惜春的命运标识。接下来,曹雪芹用青灯写妙玉的性格。他用“世难容”三字来评述妙玉。为什么世难容?“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闹!”流露出曹雪芹对妙玉带发出家虚度年华的同情。“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到头来,落得悲惨结局,无白玉石遭泥陷,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曹雪芹以“青灯”为意象,写黛玉的孤寂,青灯加冷雨;写惜春的孤僻,青灯伴古佛;写妙玉的孤傲,青灯配古殿。想来也是枯燥寂寞,非常人所受。

较之“青灯古殿”,我更喜“黄卷青灯”。陆游在《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中所写“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事情。那时的乡村还没有通电,在一个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四面漏风的房里只有一盏煤油灯陪伴着我们。我和弟妹围在饭桌边,拢在一起翻看小人书,兴趣正浓之际,灯花突然地“啪啪”一响,屋中聚亮堂起

来。灯火映红了我们的脸膛,亦点燃了我们的梦想。奶奶则在旁边忙着做针线活,母亲往灶膛里添着柴木。这样的画面,大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感觉。此时的那盏青灯,在我们的眼里是如此的可亲,以致让乡村的冬夜竟然萌生了冲动,顺手挽住了燃烧的热情。

闲书遮眼,青灯有味。这种青灯体验,是中华民族的勤学之风。“欧阳公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范仲淹二岁而孤,母亲无依……去之南都人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读到这两段故事,我不禁打心底生出几分敬佩,脑海里又浮现出青灯旁勤奋好学的小男儿。“唔啾声里漏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青灯燃尽一生,为求学上进的读书人映照出一片清朗乾坤。明朝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写道:“茅斋独坐茶频煮,七碗后,气爽神清;竹榻斜看书漫抛,一枕余,心闲梦稳。”何谓读书人之风雅?什么是读书人心中乾坤?这一茶一器一篋一卷之间,皆有春秋。方寸物件,进出无限风采。心闲梦稳,独坐灯下,方能让身心与现实世界的天平重回平衡,在这里,领略更多诗意与悠然。

读书人的学问都是青灯煮出来的。

